



林蘭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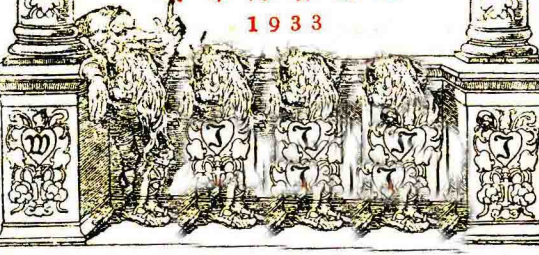
魂

悔



一之事趣間民  
事故媳兒三  
編 蘭 林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新 北  
1 9 3 3



一九三〇年五月初版

三兒媳的故事

一九三三年十月三版

實價四角

編者 林 蘭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北新書局

分售處

北平 南京 廣州  
遼甯 開封 重慶

北新書局

# 民間趣事集

林蘭編 每冊四角

呆女婿故事  
新仔婿故事  
巧舌婦故事  
民間趣事新  
民間趣事新  
列代各人趣  
三兒媳故事  
徐文長故事  
徐文長故事  
徐文長故事

換心後  
換夫的情人  
金田雞  
瓜王  
鬼哥哥  
鬼的故事  
鳥的故事  
朱元璋故事  
呂洞賓故事  
民間傳說(上)  
民間傳說(中)  
民間傳說(下)

# 三兒媳的故事

## 目錄

三兒媳·····	一
相面先生·····	五
含怒的笑容·····	一
何必聲明·····	四
喫白酒·····	七
巧賊·····	一
勉強的辯護·····	七
四女婿·····	一

兩次的碰巧	三六
兩首詩	四〇
說謊簿	四二
嬰蠶豆	四六
老先生	五一
三個近視眼	五五
兩女婿的猜忌	五七
笨孩	五七
兩頓飯	六三
挖陰溝的損失	六五
笨賊	六七
蜡燭頭	七一

巧賊·····	七四
沙小禿的故事·····	八四
吉呆的故事·····	九〇
小禿子猜謎·····	九六
癡子送禮·····	一〇一
三換·····	一〇五
四頓三角·····	一〇八
快嘴的女人·····	一一二
四媳婦吟詩·····	一一六
鄉親看景緻·····	一一九
想當家的癡子·····	一二二
騙飯喫·····	一二六





## 三兒媳

張 匡

一家人家，有父母兩人和三個兒子三個媳婦。有一個中秋節的晚上，父親和母親慶壽，當然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

到了晚上，一家八人，團叙一席。飲了幾杯酒，父親開口說道：「席間無以爲樂，我叫你們三人（指三個兒子言）各說一個古人，手裏要拿一件東西，頭上要頂一只動物，嘴裏要啣一件植物，說得要聯絡。」

停了一下，大兒子先說道：「古人叫張飛，手裏執面令旗，頭上頂只金雞，嘴裏啣個荸薺。」

「說得很好，請飲一杯酒。」

第二個兒子接着說道：「古人叫張良，手裏執杖長槍，頭上頂只黃雀，嘴裏啣塊生薑。」

「說得也很好，請飲一杯酒。」

第三兒子是很笨的，說不出什麼來，父親逼着他一定要說，他只好吞吞吐吐的說道：「古人叫張飛。」

「已經有人說過了。」

他只好再說道：「古人叫張良。」

「也已經說過了。」

三兒子着急，想了一下說道：「古人叫姑夫，手裏執把便壺，頭上頂只老烏，嘴裏啣只茨菇。」

「太粗俗了。」大家說着。

三個兒子做過了，母親也要媳婦做幾句句子。母親道：「要說一件東西，有時團團圓圓，有時缺掉一只角，有時四散去了，有時隱跡無踪。」

大媳婦想了一下道：「一個月餅團團圓圓，吃了一口缺掉一只角，吃賸了粒屑四散去了，粒屑被風吹去，便是隱跡無踪。」

「說得很好，請飲一杯酒。」

二媳婦接着說：「今夜月亮團團圓圓，過了幾天缺只角，沒有月亮的時候，只有幾顆星四散去了，到了天明便隱跡無踪。」

「說得很好，請飲一杯酒。」

三媳婦也是很笨，輪到了她，呆若木雞，想了半天，剛才說道：

「我們現在坐着吃酒團團圓圓，父親死了缺只角，等母親死了大家分居，便四散去了，大家死了，便隱跡無踪。」

「今天雙親慶壽，你講這種說話，太不吉利，請你吃耳光。」大家對她說。

## 相面先生

張 匡

有個相面先生，一天走到一個城市裏，住下一個寓處。他是江湖朋友，不是豪商大賈，沒有多大錢財使用，所以只好住在樓下一個小房間內，一日三餐，都是吃些家常便飯。他每中午回到寓處用飯的時候，總是看見堂倌端着上等的酒肴，送上樓去，不覺要注視一下；隔了一刻，聽見樓上猜拳賭酒的聲浪，更是使他嘴裏吐液，快要滴下來了。起先幾天，還是心裏想想，再過幾天，竟耐不住問起堂倌來了。

堂倌告訴他說：「上面有三位客人，一位是珠寶客，一位是金鋼鑽客，再有一位是參客，他們都是做大生意的，所以天天吃酒吃菜，

不算什麼事。」

他一聽見說是三位做生意的客人，就請問堂倌，可否上去相見談談？堂倌回答道：「這確不敢答應，待我去問問老闆看。」堂倌便把相面先生的話，轉告老闆。老闆道：「這件事我也未便答應，待我去問問三位客人看。」老闆走上樓去，對三位客人道：「樓下有個江湖相面先生，也是小寓熟客，得悉三位在此，要想上樓談談，不知三位貴客意下如何？」三人一想，既是江湖先生，談吐必然不俗，我們正苦無談話資料，他要上來談談，到也可以。就答應道：「既是江湖先生，請他上來罷！」

老闆把答應的話，告知那位相面先生。他一聽見已答應，連忙走上樓來和三人相見，堂倌便添了一副杯筷，四人兩面對坐着飲酒。但

是這位相面先生，到了樓上，並不多談，只管飲酒吃菜。三位客人，以爲他初次相見，還未熟悉，所以不大多談，到也不在意下。

從此相見之後，彼此熟悉了。每到排酒時候，這位相面先生，總是走上樓來替他們斟斟酒，四個人對飲。但他熟悉之後，仍舊只管飲酒吃菜，除不可少的應酬話外，從不多談一句，天天如此，習以爲常了。三位客人心中不免厭惡，就私下商量了一個計策，難他一下。到了排酒的時候，他果然又上來了，仍是執着壺只管飲酒。坐在首位的珠寶客人，便開談道：「我們四人，都是他鄉之客，萍水相逢，真是難得！前幾天都是悶飲，不曾談過，今天須得大家談談吃吃，才有意味。」

三人都說道：「有理有理，如此就請老兄先說罷！」

他就說道：「既是三位客氣，兄弟先談了！我說一個「呂」字：

呂字寫來兩個口，

顏色相同茶像酒；

一張嘴裏吃仔茶，

一張嘴裏吃仔酒。」

他說罷了，二人都說「好極，好極！」對面第二位上金鋼鑽客，也開談道：「我說一個「出」字：

出字寫來兩個山，

顏色相同煤像炭；



一個山裏出仔煤，

一個山裏出仔炭。」

他說罷，三人也都說：「好，也好極了！」接着向外坐的參客，也開口說道：「我說一個「朋」字：

朋字寫來兩個月，

顏色相同霜像雪；

一個月裏落仔霜，

一個月裏落仔雪。」

他說罷，三人又照例說了一聲好。這位相面先生看見三人都說完